ZHENGZHOU DAILY 郑州日报
2018年12月14日 星期五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刘桂珍 电话 56568179 E—mail:zzrbzf@163.com

散文诗页

禅意·莲无色
（外一章）

♣丁 子

夜，垂下来的就是一种参悟。

花，坐下来的就是一种果实。

坐卧着的，并不都是低微的。静谧中的力量，是沿着温润经卷来的。

莲如最初，依旧全裸露坐在水的怀抱；月下，把阳光下的喧嚣，丢弃给池塘，让塘蛙咀嚼。曾经，只用一尖细萼就能前行，在荒芜中行进为犁，翻耕红尘。翻耕月色。翻开铅华中的空虚，顺着月色走向黎明。哪怕是一点点清露，就可以装满行囊。

既然能静下来。就要坐下来参悟。

莲，从刺破淤泥静水开始，就腾空残梦，腾空欲望，腾空水浸，腾空生命途中的一切。等禅……剥落风雨喧嚣，剥落鸟虫嘶鸣，剥落纷繁杂念。静下来，就在与禅相遇时，静下来。

这种静从骨骼深处走来，着一身禅色。诵一段经，读一段情，行一段路，问一问自己的灵魂。高仰头颅，高擎虔诚。低下心魂，低下躁动。

问禅——问自己——

不管能不能回归家园，不管能不能找到自己，遇见禅，色就生香。

月下有琴声，脚下有泉涌，血液有经铎，视野有禅意……这些，都在喂养莲的世界。

莲吐蕊，风过隙。禅，打开莲的身骨。月色凝成一副青花灵秀。

禅色，托出一片青白，浸染了向佛的夜。

莲……无色。

浓稠·秋无欲

风凉了。叶黄了。秋的画笔也就浓了。

风说，是谁举起神灯，把天空放得更远；叶说，是谁拎着画笔在调和浓淡；秋说，是谁让我来不及嗅一下自己的体香……回顾途中，那些跳跃的光束也融进了苍茫，融进一个厚实的词汇。

仙子的笛韵，依然清澈，与浓淡无关。琴台上，秋尘覆盖了你的体温。色累了，秋蝉的吟哦渐渐涩滞。蝉唱秋殇，途中被风干的不仅仅只是泪水，也清淡了目光，路旁依然有一簇花果。秋与你的距离，也就是我与情的距离。痛楚与思念的距离，也就是团扇与诗的距离。仙子的笛声在，季节就在。

苍凉。在喧嚣深处隐忍，就像你的粗犷或是我曾经的娇嫩，生生不息……秋，又一次雕琢我们拥有的风景。留下的，只有初心。或朦朦胧胧，或干干净净。季节匆忙，走失了我的色，走出了被红尘淹没的空间。色彩干涸，而心底的泉流依旧，有不死的箫声琴韵不仅在歌唱，也许还会酿出一杯烈酒。醉了距离之外的你我……

纷繁殇后。十字路口。还会有，一地浓稠的农谚。

在从容中行走……

我与改革开放40年

从“票”到“网”的购物变迁

♣阿 若

小时候，最盼望的就是过年了。那是上世纪70年代末，只有过年才会有好吃的，还会有新衣服穿。母亲却常常为此犯愁。家中儿女多，每人做一件新衣服，那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。经常是看谁的衣服破旧就给谁做，谁年纪小就照顾谁。那时候，姐们的新衣服穿着过二三年是很常见的事情。当时有一句话就叫：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”

到了腊月，母亲就开始置办年货。上街前，母亲打开带锁的抽屉，从里面拿出钱，大多是一些一元、贰元、五元的纸钞，当然还有一些十元的的纸钞，但数量不会很多。她还会在抽屉最里面找出一些花花绿绿的纸票——布票，有一市尺、贰市尺的不等。那时，一人一年只有三尺布票，全家人加起来，只能做一个人的新衣服，家里其他人就只有羡慕的份儿了。有时为了做两套新衣服，还得跟关系好的邻居家商量着借点布票，待到来年才能还上。

我喜欢跟着母亲去上街，热闹的县城里充满了各种诱惑。亦步亦趋地跟在母亲身后，风风火火地进了县城。路过粮店时，看见排着长长的队伍。后来我才明白，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，实行“统购统销”，什么物品都得凭票购买才行。买粮要粮票，买烟要烟票，买酒就得有酒票，就连一分钱买一盒火柴，也得用火柴票，可以说是“无票寸步难行”。粮票更是贵重，被人们形容为“吃饭的护照”。

几天后，一件崭新的衣服穿在我身上，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。可姐妹们却没有穿上新衣服。那时条件太困难了，母亲后来每每说起总觉得歉疚。

票证经济受到冷落是在土地承包到户以后。那时，农民种地的积极性空前高涨。人们的头脑也活泛起来，有人尝试着变换农产品——隔壁的周幺叔是个种菜能手，他的地里总是长满绿油油的青菜、红彤彤的辣椒、紫盈盈的茄子等，让人羡慕不已。隔三岔五，周幺叔就会起个大早，赶到地里，挑选一些鲜嫩肥美的蔬菜择好洗净，用筐装好码齐，担到三里外的集镇上去卖。每次卖完菜回来，周幺叔爷都会乐得合不拢嘴，不仅买一些肉回来打牙祭，还会买一点点稀罕的小糖果，分散给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吃。吃到糖果的小孩甭提有多高兴了。受他的影响，村里其他人也纷纷做起了小生意。母亲也把家里的鸡蛋拿去卖了，换回日常生活需要的油盐柴米酱醋茶。刚开始偷偷摸摸，甚至有些不好意思的小打小闹，只有零零星星几个人卖菜的集镇，不到一年就占满了半条街，那个热闹劲儿，就像过年。个体经济的时代来临，昭示着“凭票购买”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。

“星期天到哪里去？郑州亚细亚！”上世纪90年代郑州商贸大战一句响亮的口号，突然响彻中原上空。人们手头有钱了，开始注重生活和消费了，高兴买啥就买啥，想在哪家买就在哪家买，商场之间由此开始“明争暗斗”。那时的亚细亚是全国商业的旗帜。太阳升到九点钟的位置时，亚细亚商场开门了，久聚在门口，被一系列仪式搞得激动不已的人们，开始涌进商场大门。这是第一个有花草开放，有流水瀑布，有琴台和乐师歌手向你示好的商场。顾客们小心翼翼首次踏上了自动扶梯，电梯小姐温暖的双手马上扶了过来，一种美好的情感，开始改变通常冷冰冰的钱货易手的过程。

时至今日，人人手头都捏着一部智能手机，娱乐、导航、购物、转钱、交水费、交电费等，几乎无所不能。饿了，点开手机“美团”，热腾腾的可口饭菜一会儿就到眼前了。一机在手，进网店浏览，商品信息应有尽有。选好后下单，填上收货地址，支付款项。妥了，你就在家等着收东西吧，当然你还可以查阅物品流通信息，到哪儿了，什么时候到？都一目了然。生活所需用品，可以说“一网打尽”。

母亲不会网上购物，遇到市场上难买的物品，就叫妻在网上帮她买。每每物流送货上门，母亲都很感慨，顾自嘀咕道：“这网上啥都有，后面得开多少家商店呀！”

想想以前“凭票购买”的辛酸，看看如今的网上购物送货上门的便捷，幸福感油然而生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，从供应不足到商品极大丰富，从“一票难求”到“一网打尽”，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，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。

书卷多情似故人（书法） 熊君祥

大漠驼铃（摄影） 孙建辉

新书架

《父母最艰巨的工作》
帮助家庭迎接前所未遇的挑战

♣王依晴

在美国缅因州，有一所神奇的高中。这所学校招收的大多数学生几乎没有希望被录取进入可靠的大学，更不用说竞争激烈的学校。但这里98%以上的毕业生进入了四年制大学，其中包括多所名校。98%的大学录取率一直保持了几十年。他们的秘诀是什么？

这不是一本轻易就能够写出来的书，而是两位作者作为父母、作为教育者几十年经验和经历的总结，因而充满着真知灼见，既有理想的光芒，又有落地的操作性，让我们再一次思想真正的教育意味着什么。他们认为：父母是无可替代的老师，家庭是第一重要的课堂。格言说，“苹果不会落在离树很远的地方。”改变孩子，要从家长的改变开始。他们认为：态度比天分更重要，努力比成绩更重要，品格比才华更重要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独特潜能，这个潜能决定了我们有着独特的命运，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孩子和这个命运相连接。

他们不相信速成和捷径，所以他们认为教育子女是父母和学校前所未遇最艰巨的工作，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也不可能立竿见影，但只要家长付出了努力，按照十个优先重点去实行，就一定能帮助孩子在长大后获得成功，并且有助于建立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。

聊斋闲品

人生如棋

♣刘跃亭

有人说，人生如棋局，能识局者生，善破局者存，掌全局者赢。如何下好人生这盘棋，需要非同一般的智慧。

人生如棋，需要深思熟虑。小小棋盘之间，棋局万变，棋势无定。关键时刻如果一步走错，想回头都不可能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“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头已是百年身”的例子不胜枚举。因为落子无悔，所以每走一步都要深思熟虑，小心翼翼。

人生如棋，需要胸怀全局。博弈的赢家，往往是那些既有统筹全局高度、又有运筹帷幄方略的棋手。而低手则寸土必争、顾此失彼，尽管十分辛苦却以失败告终。丢卒，是为了保帅。为了最终的胜利，我们有时也需要壮士断腕、舍城弃地。

人生如棋，需要未雨绸缪。走一步看一步必输无疑，走一步看三步事事如意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人生，永远需要从长计议、有前瞻意识，永远需要未雨绸缪、防患于未然。因为亡羊补牢，是世上最消极的补救。

人生如棋，需要享受过程。棋子越下越少，人生越来越短。等到曲终人散，那还容得我们细细品味？棋艺人生，享受的就是过程。请不要把胜负当成唯一的标准，而要保持一颗闲适心，尽自己所能，走好人生每一步。享受过程之美，就是享受了人生。

人生如棋，需要如卒前行。兵虽然行动缓慢，但勇往直前、纵横捭阖，前进路上从未后退一步；卒虽然毫不起眼，但关键时刻能直捣黄龙、克敌制胜。前方尽管梦想遥远路途艰险，但只要步步为营稳扎稳打，剑锋所指所向披靡，就一定能走出无悔的人生之路。

人生如棋，需要顺应天道。《易经》有云：一阴一阳之谓道。天道就是“阳极则阴生，阴极则阳生”，换句话说，就是“盛极必衰，消极必长”。我们天天看似在对人下棋，实际上是对天下棋。若是对人赢得愈多，就会对天输得更多；若是为人谦卑退让，克己利人，到后来反而会赢天公一盘大棋。

人生如棋局局新，谋大事必布大局。作为新时代的追梦人和圆梦者，我们只有从大视角切入，拥有大的人生格局，才能站得更高、看得更远，人生未来的路才能更加宽广！

微型小说

墨 梅

♣侯发山

杨梅是在那次画展上认识隋军的。

举办个人画展，杨梅有着多重的考虑。自己出道多年，并没举办过个展，想拉出来遛遛，是骡子是马，想听听各方面的意见，以便找到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她想趁此机会找到另一半。她三十好几了，出来进去跟影子相伴，不是说她挑剔，而是没有对眼的。

画展举办得相当成功，业界好评如潮，被誉为当年画坛杀出来的一匹黑马。画展上展出的近百幅作品，几乎被抢购一空。

对于这个结果，有人士分析后给出两个原因，一个是杨梅的题材好。杨梅不画别的，专画梅花。梅花被誉为花中“四君子”之首，也是“岁寒三友”之一，因其所处环境恶劣，却仍在凛冽寒风中傲然绽放于枝头，是中华民族最有骨气的花，是民族魂代表；梅花除了其傲骨坚韧的品性，还有迎春报春的希望之意，作品雅致，可以当作礼品赠予友人、长辈、领导，也可悬挂于家中客厅调节风水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画家本人，即杨梅长得俊，有冷艳的别称，还是朵含苞待放的花。

杨梅冷静下来之后，也觉得这位分析人士说得有一定的道理。

在画展上，一位企业界的成功人士花30万购买了杨梅的《喜上眉梢》。该作品以梅花为题材，画中以“没骨法”画枝干，淡墨挥洒，浓墨点苔，苍古老拙。老干新枝，尽显梅花的劲峭冷香、丰韵傲骨，把昂扬向上、豪放不羁的品质都展现出来。在严寒中，梅开百花之先，独天下而春。枝干上有两只相对而立的小喜鹊，似在喁喁私语，谈情说爱。作品落款《喜上眉梢》，寓意深远，十分贴题。

有记者问他原因。他说他喜欢梅花。记者再三追问，他红着脸，翻来覆去就这一句话，再也说不出别的什么来。

还有一个富二代，一下子购买了20幅。

杨梅心里清楚，这类人除了有钱，别的还真没有。他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炫富的机会，还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喜欢她。

果不其然，画展过后没多久，就有不少人通过各种渠道向杨梅表达了爱慕之意，其中就有斥资30万购画的企业家和买了20幅作品的富二代。

杨梅说，要画好梅花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，画梅人还必须有画梅人的品格。

这句话答非所问，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这就是拒之门外了。

在那次画展上，杨梅的作品里有一幅《墨梅》，唯一的一幅。因为要迎合市场，这种单一的色调少有人喜欢。这幅《墨梅》是用淡墨画的。搞绘画的人都知道，水墨画中将墨色分为四种，即清墨、淡墨、浓墨、焦墨。在这幅作品中，朵朵盛开的梅花，是用淡淡的墨迹点化而成。

在这幅作品前，一个年轻人驻足良久，最后依照1000元的标价买下了。几乎是下意识地，杨梅撇开围观的同行和记者走了过去，与之攀谈起来。从交流中得知，年轻人叫隋军，在本市审计局上班。

杨梅问：“隋先生，您为什么购买这幅作品？”

“不是便宜吗?!”话已出口，隋军感觉自己说得不合适，忙变换了语气，“这幅作品的梅干虬劲苍老，时而带点飞白，极富质感。梅枝虬曲苍劲，有一种饱经沧桑、威武不屈的阳刚之美。梅花枝条多变而有规律，呈现出一种很强的力度和线条的韵律感……欣赏这幅作品，让人感到画家笔下的墨梅像是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，满身都散发出与风霜雨雪抗争的痕迹或者说印记，达到了一种物我两忘、宠辱不惊的境界。”

“还有吗？”杨梅一脸笑意，如绽开的梅花。老实讲，这幅作品也是她的得意之作。她曾暗想，谁能读懂她这幅作品，便可引为知己。

“还有就是色调单纯，黑是黑，白是白，黑白分明。”

看到隋军一脸的痞子劲，杨梅隐隐有些失望，不甘心地又问道：“您打算收藏还是送人？”

“送人，送给我的领导。”

又是一个溜须拍马之人！杨梅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彻底失望了。

两年后，市里举办廉洁公仆评选，市审计局的局长榜上有名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，他说，我要感谢我的好朋友隋军，是他送我一幅《墨梅》。梅花画得固然好，难得的是他在画上题了两句诗：不要人夸颜色好，只留清气满乾坤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看着电视里熟悉的《墨梅》，杨梅眼泪哗哗的，似有天大的委屈。

连 载

杜湘东沉默片刻，又问：“你让我做这事儿，是私人帮忙，还是上级任务？”

同学笑了：“完成了算你对得起上级，完不成也算你对得起我了，行了吧？”

说完没管杜湘东答应不答应，径自挂了电话。而杜湘东琢磨一番，心里不免打鼓：同学以为他和姚斌彬他妈说得上话，所才来求助于他，可其实他仅仅去过人家家里一次，严格地说还是过门而不入。如果他再去，姚斌彬他妈会是什么态度还不好说呢。但既然打鼓，就说明杜湘东已经开始考虑这个任务了，并且还是认真地、不可遏止地考虑。这么一想，他对自己有些无可奈何，又隐隐生出一些期待来。

过了三两天，杜湘东便独自动了身。之所以耽搁了些时日，是因为想到姚斌彬他妈刚受到了警方的反复盘问，需要给她一点缓和情绪的空间。向所里请假时，他也只说要去帮刘芬芳家干力气活儿，而且特地没穿警服，换上了一身松松垮垮的便装。坐车来到六机厂，他没走正门，绕远路兜到家属院的那一侧。这里没人阻拦，进了锈迹斑斑的小铁门，便看见楼还是那几栋楼，垃圾还是那几堆垃圾，就连翻捡垃圾的也还是那个老太太，动作缓慢，目光阴鸷。找到了姚斌彬家，却见门紧闭着，油渍麻花的布帘子垂在门外。

他掀开帘子敲了敲门，半晌无声。又敲了敲，门里才有个女人问：“谁？”

杜湘东说：“是姚斌彬家吗？”

“干吗？”

“来看看。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……我认识您儿子。”

屋里便传来了细碎的响动，当门锁咔嚓一声拧开时，已经是将近五分钟以后了。姚斌彬他妈从半开的门缝里露出脸来，居然还用蘸水的梳子拢过了头发。她也是个顾着体面的女人。

从刑警同学那儿，杜湘东知道这女人名叫崔丽珍。他叫了一声：“崔阿姨。”

女人盯着杜湘东凝视片刻，突然说：“你不是来过的那个警察嘛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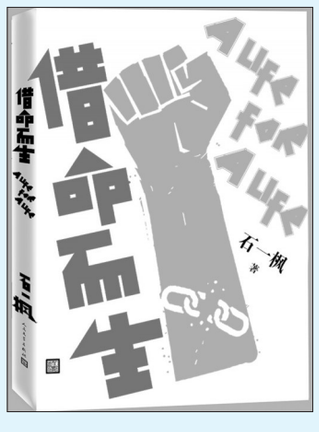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……”

“你还帮我把暖壶灌上了。”

看来上次虽然走得匆忙，但姚斌彬他妈还是在走廊里看见了杜湘东。他惊异于这女人的记性——只一瞥，便认得了他的相貌。原先杜湘东还打算随机应变，冒充姚斌彬在社会上的朋友呢，如今只好窘了一窘，直说道：“我是看守所的，负责过姚斌彬的工作。”

“那么你是杜管教？”

这话更让杜湘东发窘。女人解释，保卫科的胖子及其手下协助警方来“做工作”时，曾经提起过他。在那些人的描述中，杜湘东虽然一脸严肃，实际却是个心挺软的年轻人。女人面无表情地把他让进了屋，房间概貌尽收眼底：不到二十平方米的面积被一套带转角的三合板柜子分成两个部分，隔断外侧还算宽敞，摆着一



床一桌，是姚斌彬他妈的起居室；隔断里侧就要局促得多，紧贴着柜体和墙角塞了一张比寻常单人床更窄的床，床上盖着报纸，估计是姚斌彬以前睡觉的地方。母子俩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。

既然无须自报家门，杜湘东便继续申明来意。他表示，虽然姚斌彬“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”，并且在收押期间又“犯了一个更严重的错误”，但他作为管教，仍是有责任关心犯人的。这不仅是个人意愿，而且也符合“我们一贯的政策”。尤其是听说姚斌彬他妈卧病在床之后，他更感到“有必要来看看您”。上述说辞已经在杜湘东的心里排演了若干次，因此表述得并不生硬，更不虚套。而当姚斌彬他妈接过话茬，问起姚斌彬在“里面”的情况时，他的答复是“过得还行”——这也是客观事实——没怎么被人欺负，睡在宽敞的铺位，还吃到了大米饭和肉包子。当然，杜湘东隐瞒了姚斌彬的手受了伤的事情，更隐瞒了姚斌彬哭着叫出的那一声“妈”。自始至终，他也没提一句许文革。

当他说完，便看见女人的脸上多了两行眼泪。泪水是从眼底缓缓涌出来的，如同雨季涨高的湖水，在某个节点上突破了自身的附着力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地倾泻了下来。但对面的母亲却仍僵坐不动，连鼻翼也未曾翕动一下，整张脸像一幅旧照片。过了许久，她才郑重地点了点头：“杜管教，谢谢您。”

“不能这么说，都是职责之内。”

“您想问什么就说吧。”

杜湘东这才说：“许文革目前还在逃……”

姚斌彬他妈说：“我没他的音信，更不知道他在哪儿。这话我对刑警队的人说过，对你也只能这么说。俩孩子就算犯了盗窃罪和越狱罪，也不证明我会犯包庇罪吧。你们要是不相信我，可以把我铐起来审问。”

虽然脸上泪痕未干，但女人的声调已经淡漠了下来，还把撑在站立器上的手往前一伸，一副认打认罚的神态。杜湘东心知碰了个软钉子，讪讪地把眼睛挪向一边，便看见有扇纱窗的合页松脱了，已经松松垮垮地歪斜了下来。眼看天气就要变热，如果任由它这么坏着，屋里或者不能通风，或者就要飞满蚊蝇。而姚斌彬他妈连站都站不住，更不要说把纱窗托上去再拧牢了。仿佛是为了缓解尴尬，杜湘东转过身去，从书桌上的笔筒里拣了一只改锥，走到窗前修理起来。这不需要复杂的技术，但干起来也挺吃力，他必须踮着脚尖，高悬手腕，缓缓转动改锥，让螺丝更深入地咬进年久腐蚀的窗棂里去。

这种活儿以前都是姚斌彬和许文革干的吧。总算让纱窗大致恢复了原样，当杜湘东甩甩发酸的手，把改锥放回笔筒时，就听见姚斌彬他妈再次开了口，语气里多了几分歉意：“杜管教，真不好意思，帮不上你的忙。”

“那没什么，本来也不该难为您。”杜湘东说，然而他也不知自己是怎么想的，又加了一句，“不过我还想了解点儿别的。”

“你说吧。”

杜湘东转头凝视女人：“我想知道……姚斌彬和许文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”

姚斌彬他妈似是一愣，却不开口，弯腰拉开抽屉，取出一把钥匙交到杜湘东手上。

18

地址：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77号河南文化产业大厦郑州报业集团 邮编：450046 电话：郑州报业集团办公室 67655666 67655888 编办 56568227 编辑中心 56568179 广告部 67655632 发行部 67655511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郑工商广字001号 郑州报业集团印刷厂（地址：郑州市管城区金岱产业集聚区鼎尚街15号）56558100 零售1.50元